



“记忆·泉城自来水”

文化作品选登

我家挨着水楼子

韩庆祥

1955年,父亲与人合伙,在水楼子附近买了一处院子。离家不远处有一个自来水供水站,从此,我喝上了自来水。那年我十岁。自来水站设在南北向街道的中间,路边有个小房子,很简易。每天早上,有位大妈打开门,支起窗口的雨搭。雨搭下面那个铁盖子是上锁的,取下来,就露出水龙头。她坐在小桌前开始卖水。居民们提着水桶来了,递上水牌,她打开水龙头把水桶灌满。水牌是用竹板做的,宽一指,长一拃,上端有个小孔,可以穿起来。当时一分钱买两桶水,找零钱太麻烦,都要提前买成水牌。

在那之前,我住在北坦。每天,一听到街上“哐当哐当”的响声,就知道水车来了,居民买的是没有处理过的河水。搬到商埠,一条条马路正南正北,像打着方格的棋盘,路边的梧桐树给行人打着伞。不仅环境很美,还喝上了自来水,心里自然很高兴。

记得我转到经八路小学不久,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:《放学之后》。我写道:“放学之后,写完作业,我就到马路拐角处,那里有个水楼子,它十分高大,头顶着圆圆的大脑袋,朝北开的窗户像两只眼睛,屋顶像戴着个帽子。我喜欢这个水楼子,它是我的好伙伴,每天陪着我等爸爸妈妈下班……”赵大安老师挑出这篇作文拿到班里朗读,打那起,我爱上了语文课。

班主任赵老师讲课很生动。有一次,学到个词叫“连通器”,他怕大家不理解,就说上次读的写水楼子的作文还记得吧?水楼子学名叫水塔,最高处那个大脑袋,是个大水池。经过净化的泉水输送上去,再通过埋在地下管子,连接着咱们学校和街道上的自来水龙头,就形成了连通器。它为什么盖那么高啊?就是利用水在高处的压力,让每个水龙头都有水。



解放前位于经七纬二的水塔

我们班的同学,差不多都是喝水楼子的自来水长大的。老师举的这个例子我至今忘不了。

星期天或节假日,小伙伴们喜欢到水楼子跟前玩,一直玩到亮起街灯。水楼子所在的那个大院整天锁着门,谁也进不去,我们只能从门缝里张望。长大了才知道,为了饮水安全,凡是供水源头,警备都特别严格。

我家用水靠父亲去挑,上初

中了还不让我干,就怕压得不长个子。有时等着用水了,母亲叫我和她抬。有一次,水缸见底了,父母还没下班,我就壮着胆子去挑水。扁担上了肩,水桶还离不开地,我挑起两桶水,晃悠悠往前走,桶里的水老往外洒。肩膀压得生疼,走几步就放下扁担换换肩。好不容易挑回家,水洒得剩了半桶。就这样,还被父母好一阵夸奖。

寒冬腊月,水站跟前的地面结了厚厚的冰,行人路过都格外小心。附近的居民端来些炉渣撒上,地面越垫越高,成了斜坡。一次,看见邻居家的小兄妹去抬水,脚下一滑,都摔到了地上,水洒了个精光。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,帮着打上一桶水,和他们抬回家。

有个要好的同学,姓金。听说他父亲是老红军,去别的学校作过报告,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。一次他约我去他家玩,他住的大院门前有解放军站岗。进入他家小洋楼,我见到他父亲穿军装的纪念照,呢子上衣佩戴三枚金色的勋章,肩章还是两道杠四颗星呢,我脱口而出:“你爸爸是大校啊!真了不起!”他家厨房有个自来水管,拧开水龙头,水就“哗哗”淌出来,我对着水管喝了个够。心想,我们家要有自来水该多好啊,就不用天天挑水了。

几年后,我上学住了校,星期天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去挑水。我先把家里的大缸小缸灌满,再把大锅,脸盆都盛满,还挑下两桶水备用,免得父母辛苦。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自来水管终于进了居民院,街上的水站撤销了,家家用水都方便了,自然是人人满心欢喜。

随着城市大拆大建,水楼子消失了。当年那些喝着它的水长大的孩子们,像严同学分配到塞外的兵工厂成了高工,金同学从部队转业到市教委,刘同学在一个三甲医院当上内科主任……十年前同学聚会,当年的帅小伙相见都两鬓霜白了。谈到儿时生活,自然提到水楼子。虽然没有一个人和水楼子合过影,但养育了我们这代人的水楼子却永远刻在我们的脑海中,大家七嘴八舌讲着记忆中它的样子。大嗓门的金同学发话了:“赵老师讲过这座水楼子就是连通器,可不是吗?它把我们的少年时代和今天的好日子连接起来了!”

老街上的给水站

朱晔

济南人真有福气,七十二名泉就在身边,还能“美滋滋”地喝着甘甜泉水。有位诗人说“泉水把济南人养大”,真是一点都不错。

自来水地下管网伸向泉城的四面八方,每条街上都有给水站。以前济南老天桥与官扎营会合处就有一处给水站,家家户户都来这里打水吃。早先一担水收一分,后来收二分钱。水站还卖水牌,一分钱一张,凭水牌也能打水。

我六岁那年(1952年),我家住在官扎营前街的隆槐巷,对面院里有位三十来岁的残疾人,每天拄着双拐走向给水站,他是那里的水管员。无论刮风下雨,还是大雪纷飞,他那拄着双拐艰难走向水站的身影都会出现。

十岁那年我家搬到成丰街,成丰面粉厂大门西邻路北不远处也有一个给水站,但没人看管。街上的人来打水时,拧开水龙头,“哗哗”灌满水桶完事。一条街上住户少说也有上千户六七千人,做饭洗漱洗衣洗菜用水都要来这里挑。挑水的人多,特别是中午和傍晚,经常挤成一团,个人还“加楔子”,水站秩序就乱了套,清水洒得遍地流淌,怪可惜的。更烦人的是,冬天水站地面和道路大片结冰,前来挑水的人以及过路人,稍不留神

就会摔个仰面朝天。此外,挑水引发的兄弟之间的狗撕猫咬,更是司空见惯。挑水是个力气活,一百多斤的担子挑在肩上,能够腿不打颤腰不弯也是一种能耐。所以挑水的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院里有家卖豆腐脑的,一天用水六七挑。每到挑水时兄弟间总是吵得一塌糊涂,直惹得老爷子大发脾气,一声吼骂,才有人气呼呼、摔摔打打地抄起扁担。有孩子或有壮劳力的家庭好说,某些孤寡老人只好请人代劳了。还好,那时有专门挑水送到家的,一担水只收五分钱。

好像在上世纪60年代,水站突然盖了一间小屋,同时增设了水管员。这位水管员是个女的,三四十岁,她的老公是自来水公司职工,他们一家就住街西头路北的一条胡同里,在我家的前院。水站小屋不到两平米,只能放下一把椅子。夏日炎炎,小屋像是火炉,比外面还热。寒冬腊月,又似冰窖,冻得手脚发麻。她年复一年地在这个小屋里收水费,卖水牌,拧水龙头。自从她上岗后,前来挑水的人自觉挨号排队,水站秩序好多了,很少再跑水,水站地面也不再一片汪洋



自来水入户。



来水管线。▲1965年,芙蓉街铺设自来水管线。王建浩 摄

了。水站定时供水。每天早六点半到八点半,中午十点半到一点,下午四点到六点半,她准时到岗值班。但下班时间不太固定,打水人多时就会往后拖延。不管家中有多大事,她从不空岗。有时,家里水缸见底而急需用水,却不到供水时间,人们就到家里找她,她立马放下手里的活计去水站。来人不好意思,一个劲儿地说好话。她笑着说,都是街坊邻居,还能让你去“上甘岭”?

似乎是1980年的秋末冬初,自来水公司和街道上发起自来水进院入户活动,公家负责把供水主管道铺设到各个院落门前,进院和入户的设施自行解决。这个活动立刻受到广大居民欢迎。于是家家户户早早备好水管、水表、水龙头等器材,只等主管道铺设到院子大门前,便马上动手,很快接进各自家内。老爷们喝着自家水龙头里淌出的纯正泉水,觉得格外甜美,赶紧沏上一壶清茶尝尝鲜。自来水进院入户了,老街上的给水站完成了使命,被拆除了。

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,棚户区的官扎营、成丰街已变成了高楼林立、环境优美的官扎营新区。自来水推行管理智能化,网上缴费,高科技现代化走进千家万户,便民惠民措施给人民增添了幸福感。然而,抚今追昔,过来人总会想起老街的给水站,那里有挥之不去的回忆,不能不说的故事。